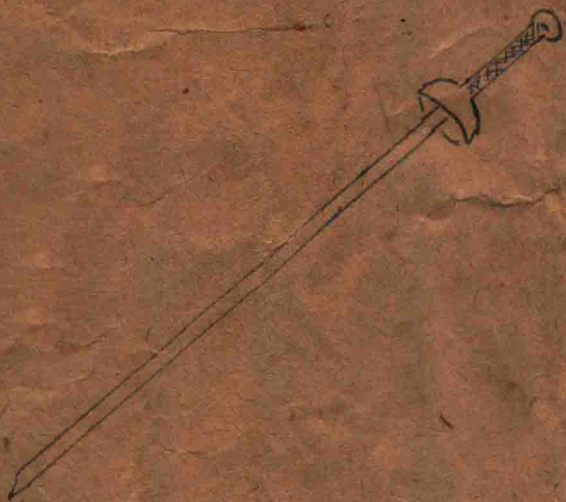


續俠隱記（20年以後）

法國 大仲馬



實『達太安三部曲』（即俠隱記）是法國小說家大仲馬的傑作，共包含三本鉅著：1. 三劍客（俠隱記）2. 二十年後（續俠隱記）3. 波治倫子爵（俠隱記三集）。這是長篇的歷史小說，據作者一序，是敘述路易十三路易十四時代的野史，其中人名和事跡，都確實可攷，內中主角達太安，據說也有其人，但不論歷史方面價值怎樣，在文論文，本書也不愧浪漫主義的鉅著，風行世界，歷史不衰，那是自然的。我國的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也許可以和它相比，可是三國演義不及它人物描寫的逼真，水滸傳不及它情節結構的精緻。我們愛讀荒謬的武俠小說的青年，如果用本書來一換口味，當可以憬然自覺！

作者大仲馬的生平，已詳前集小引，這裏大略撮述。大仲馬（Alexandre Dumas）是法國的小說家兼戲曲家，生於一八〇三年，死於一八七〇年。他在青年時代，以筆耕糊口，不久他的作品，得到讀者的手，名巨資，兩者兼收。便在巴黎郊外，建築別墅，享受舒適的生活。統計大仲馬的作品，單在小說一方面，二百種，以他一人的精力，那裏能夠寫這許多書籍。原來他在享盛名之後，家中便成了一個『廠』，他是其中的總技師，在他的指導下，有兩百多個筆耕者，從事搜集、編輯、寫作等事。他經手就掛上『大仲馬』，雖然這樣，他一切的作品，仍舊有着連貫的作風，決不是東鱗西爪的。『安三部曲』却完全是個人的手筆呢。他的兒子小仲馬，即茶花女的作者，有名的『稱雙璧』。

這裏爲讀者的便利起見，再把前集（三劍客）的故事：

一個瓦斯孔尼地方的少年達太安，辭別家庭，遠赴巴黎，希望在槍營。

槍營

槍營統領屈維，是同鄉而且父執。他到巴黎，在統領府上，碰見亞島士、頗士斯、亞拉米三個火槍

識，四個人結了知己。那時國王王后紅衣主教三分國權，各有間隙。達太安等曾經打敗紅衣

下國王雖暗加褒獎，主教却懷恨刺骨。恰巧王后舊時的情人，英國白金漢公爵，對於王后舊

鑽鍊作紀念。主教想趁此陷害王后，便向國王進讒，要王后在跳舞會時帶上鑽鍊。王后見跳舞會期

無計，幸得一個叫班那素的老婆設法，請達太安等幫忙。達太安深愛班那素老婆，便不辭危險，和亞島士等赴

英。結果達太安向白金漢索回王后所贈的鑽鍊，帶回給王后，解救了她的危機。王后非常感激他們。

主教的下，有一個親信女子，名叫米列蒂，是英國威脫世爵的弟婦。她豔如桃李，毒若蛇蝎，達太安爲她

的美貌所迷，愛上了她，潛入她的臥室，誘她失身。可是米列蒂肩上升着藍花，是犯過大罪的刑跡，却給達太安

發現了。她懷恨在心，幾次要暗殺達太安，幸而不曾成功。

那時英法間有戰役。法國的主將是李却立，主教英國的主將是白金漢公爵。主教叫米列蒂赴英，乘間行

刺。白金漢、米列蒂便以殺死達太安爲要挾。她到英國，奸謀被威脫世爵所破，把她軟禁。可是她以美貌和言語，

誘惑看守的人，激他去行刺白金漢。終於僥倖成功，米列蒂更得脫身返法。她在歸途中，更下毒手，鴆死達太安

的情婦班那素老婆，還想另害他人。可是達太安、亞島士等四人，苦苦追她，再加上威脫世爵和某劍子手，都

想向她報仇。終於在力斯河邊找到米列蒂，大家聲討她的罪狀。原來米列蒂本是尼姑，誘惑了一個小教士回

居，害得小教士破壞清規，不能立足。那小教士就是某劍子手的兄弟米列蒂。旋集了小教士和一名貴少年，費

伯爵結婚，費伯爵爲她傾家蕩產，她却仍棄他而去。——費伯爵憤恨，化名亞島士投軍，以慰失戀受欺的痛苦。米初帶到英國，和威脫的兄弟結婚，生有一子，她却謀害丈夫和夫兄，想獨占遺產。她的罪惡，天人共怒，當即在力斯河邊正法。達太安、亞島士、威脫等報仇雪恨，都覺痛快。

主教得知米列蒂遇害，達太安是主角，便派親信盧斯福伯爵去捉達太安。達太安來了，却向主教坦白自首。主教見他義勇無雙，深爲感動，對於達太安非但不加重罪，反擢升爲火槍營幫統。亞島士、頗士斯、亞拉米等三人，或歸故鄉，或娶孀婦，或做教士，萍飄絮飛，全書也在此結束。

上面說的是前集的大概，續俠隱記（二十年後）仍以達太安、亞島士、頗士斯、亞拉米等爲主角，只和前集相隔二十年，前集中提起的人物，這裏也陸續出現。一面把英國克林威爾的革命史跡，當作穿插，故事更比前集熱鬧些，史實也比較逼真。愛看冒險武俠小說的朋友，大概要拍案叫絕的。這裏關於本集的情節，自然從略，希望讀者自己去欣賞。

俠隱記三集（波治倫子爵）是這三部曲的結束，讀過正續兩書的人，一定鵲候出版。譯者也抱同感，很想把這三部曲的全壁介紹於中國讀者之前。如果時間有暇，可以着手，不會叫諸君久候的。

目錄

一	紅衣主教	一
二	夜巡	八
三	一對舊冤家	一三
四	皇太后	二三
五	瓦斯孔人和意大利人	二九
六	四十歲之達太安	三三
七	探尋老友	三八
八	訪亞拉米	四七
九	德博理教士	五二
一〇	訪頗士斯	六四
一一	頗士斯得隴望蜀	六八
一二	莫吉堂	七四
一三	亞烏士父子	七八
一四	波治倫堡	八三

一五	亞島士的外交手段	八八
一六	包福公爵	九四
一七	尋開心的獄	九八
一八	格立模的新差使	一〇四
一九	好點心	一一〇
二〇	伯爵和公爵夫人	一二六
二一	施克朗	一二四
二二	別子贈劍	一三三
二三	越獄四十法之一	一三八
二四	達太安到得正好	一四四
二五	路上追蹤	一五〇
二六	利害衝突	一五四
二七	四俠準備會談	一六〇
二八	解圍	一六五
二九	渡河	一六九
三〇	小接觸	一七四
三一	和尚	一七八

三二	臨死	一八四
三三	格立模說話	一八七
三四	戰爭前夕	一九一
三五	古式宴席	一九七
三六	英王來信	二〇三
三七	克林威爾密札	二〇七
三八	英后見主教	二一一
三九	見義勇爲	二一四
四〇	伯與姪	二一九
四一	嚴親之愛	二二二
四二	皇后求援	二二八
四三	首念最好	二三五
四四	倫斯捷音	二三九
四五	教堂丐首	二四九
四六	高樓上	二五六
四七	暴動	二六〇
四八	暴動擴大	二六四

四九	難中憶前情	二七二
五〇	謁后	二七六
五一	脫逃	二八〇
五二	副主教馬車	二八七
五三	賺錢	二九五
五四	亞拉米新聞	三〇〇
五五	無信義的蘇格蘭	三〇七
五六	報仇者	三一二
五七	克林威爾	三一七
五八	達太安的戰略	三二〇
五九	達太安的暗號	三二四
六〇	祝壽	三三四
六一	達太安用定計	三四〇
六二	打牌	三四八
六三	倫敦	三五一
六四	審判英王	三五五
六五	政府	三六一

六六 木匠司務……………三六六

六七 記着……………三七一

六八 蒙面人……………三七五

六九 大將軍祕室……………三八一

七〇 密談條件……………三八六

七一 閃電船……………三九一

七二 特別葡萄酒……………三九八

七三 在小船中……………四〇三

七四 命裏注定……………四〇六

七五 逃生以後……………四一〇

七六 返國……………四一六

七七 報信……………四二一

七八 三怪客……………四二六

七九 查林登之戰……………四三五

八〇 披喀地途中……………四四一

八一 王后負義……………四四六

八二 主教効忠……………四四九

八三	慎防	四五二
八四	陷阱	四五六
八五	臂有神力	四六二
八六	馬色林的藏金窟	四六八
八七	會議	四七一
八八	有志竟成	四七五
八九	王后的簽字	四八一
九〇	國王回京	四八九

一 紅衣主教

在法國紅衣主教府中的書房間裏，放着一張大桌子，許多公文書本，擺在桌子上面。桌旁坐着一個人，在那裏托腮沉思，想得很入神；他的背後就是壁爐，爐裏火光熊熊，照着那個人身上的衣衫，桌上的燭光，照着他的臉。他身披大紅袍，袍邊鑲着花邊，他獨坐了好久，縐着眉，臉容蒼白，房裏很靜，一無聲息，只有衛兵在門外踱着的腳步聲。

原來這間房子，就是前任紅衣主教李却立的辦公處，如今李却立早已逝世，他的後任不及他萬一，只可算得他的影子。而且當時法國的情形很混亂，法國的威望掃地而盡，君王的命令不出國門，內則國裏的世爵大臣謀叛，外則鄰國的軍隊侵入邊境，只要看看主教府裏的情形，現任的主教毫無能力，也可概見。府裏的地方很寬暢，房間也不少，卻沒什麼人，院子裏雖然有好多衛兵，客廳廂房甬道各處，却無片影。全巴黎城的人，都不肯擁護主教，很藐視他的權力，外面民衆常常放槍——那時候民衆也有了火槍，雖然不是辱沒了火槍，却常在街上亂放，好像是要給瑞士傭軍和別的軍士看，叫他們明白現在的民衆也知道反抗了。

主教府裏的那個紅衣人，不是李却立，是繼任李却立的馬色林。（*Mazarin*）

馬色林獨坐在房裏，彷徨躊躇，他既無方法，又沒能力，去應付目前的危機。只好自言自語說：『他們攻擊我是個異類，是個意大利人，我如果再不問問，真是無法無天了。他們真是傻瓜，他們不曉得這個意大利人，雖然說法國話，不十分漂亮，却並不是他們的仇人，那些能穀說道地巴黎話的，常拿好話去誑騙他們的，那班人

才是他們的真仇人。」他說到這裏，臉帶微笑，說：「我也知道：月盈則虧，得了權勢是常有危險的，但是他們却該明白我並不單是個寵臣。愛賽克手上戴了一個極好的鑽石戒，原是王后給他的，我手上戴的戒指一無足奇。上面只刻着名字和年月，却是在王宮教堂裏給的。難道他們就瞧不起我？他們只管高叫着要驅逐我，那裏知道我會弄得他們鬼哭神號？有時我有方法，叫他們喊包福萬歲，我不久會再設法，叫他們喊王爺萬歲。又過幾時，我會叫他們喊議會萬歲。現在包福還在望桑，將來總有一天，王爺們也要和包福一樣，嘗嘗鐵窗風味。還有議院……」他說到這裏，露出恨恨的樣子來，說：「我將來要打算怎樣對付議會。我們現在有奧、令斯和美搭吉幫忙，我慢慢來收拾他們。現在他們高叫驅逐馬色林，我看不多時候，他們就要倒戈自謀。各人的環境本來不同，從前李却立，在位的時候，受盡咒罵，等他死了，沒有人不說他好。但是李却立所處的地位，有時比我現在所處的還要壞呢！況且當日他常常被貶，有幾次他甚至以為被貶之後，永遠不會再起用。好在如今王后是永遠少不了我的，倘若我被民衆趕走，讓他們王后也是要讓的，讓我等着，看他們百姓沒得王上王后，他們怎樣生活。假使我是個法國世家子弟，不是個外國的人……」他說到這裏，想得更有味了。

原來馬色林主教現在的地位，爲難到了極點。那爲難的情形，有增無減。他爲人既小器，又貪得，抽收稅款，不免苛細，民衆都受不住。民衆血汗絞乾，只剩靈魂，靈魂是不能賣錢的。主教增加苛捐雜稅，說是充軍餉，還拿打勝仗的話騙百姓，時常有捷報，但是捷報是吃不飽的。民衆叫苦連天。馬色林不獨苛待百姓，還苛待縣官。那時候的縣官，都是捐資買來的，主教一連賣了十二個缺，一面減少他們的薪俸，這班縣官心裏痛恨，聯合起來，不許主教再做肥缺買賣，也不許宮裏再收刮他們的錢。他們共同訂約，如果同盟內中有一個人因違抗被革職，大衆合力援助。

可是民衆也不該那樣對待政府。那年正月七日，政府要增加巴黎居民重稅，就有七八百家商人聚會抵抗，公推十位代表人，到奧令斯公爵那裏去請願。這位公爵最好沾名釣譽，自然接見他們。代表發言說：『他們一致公決，不納新稅。如果政府派人去征收，民衆一定抗捐的。』公爵聽了，好言安慰他們，他的話說得十分動聽，應許代他們向王后說。他們臨走的時候，公爵說了一句現成話，那是：『我們看有什麼法子再說吧。』正月九日，他們又公推幾位代表去見主教，其中一位代表，話說得很堅決強硬，連主教也出乎意外，只好說了些安慰的話，叫他們走了。他那句安慰的話，和公爵說的一樣，也是：『我們看有什麼法子再說吧。』因為要討論什麼辦法，政府就召集一個大臣會議，請了財政大臣出席。

財政大臣但摩利，因為職司財政，做了民衆攻擊的目標。此外也還有恨他的緣故。原來但摩利的父親叫巴的，亦是里昂的銀行家，他因為破產，後來就改名但摩利。從前是李却立主教保薦給路易十三做財政部的次官，叫他改了名，而且替他吹噓一下。那時王上說：『他做這個官倒也不錯。我原要個妥當可靠的人補這個缺。』先前傳說，你要保舉那個光棍巴的，赤，我很不願意，還是讓他補了吧。』李却立主教說：『陛下別多心。陛下說的那個巴的，赤，早已問罪正法了。』王上說：『辦得不錯。你可知道百姓給我個徽號，都叫我作公道路易，是有道理的。』於是王上簽了字，委派但摩利做財政部次官，也就是方才提起的財政大臣。

開大臣會議的時候，但摩利匆促趕到，面容慌張難看，他說是他的兒子幾乎被人謀斃。民衆見他夫婦出門，豪奢已極，當街就攔住他，任情羞辱一番。原來但摩利初來巴黎，一貧如洗，身上只有二十個法郎，現在分家，幾個兒子共總分了九百萬法郎，自己留下的每年還有四萬法郎。那天街上的亂民，看到他的兒子，有人就這樣說，把他捉了，壓榨起來，把他所吃的金錢，都要擠出來。他幾乎遭了毒手。但摩利因為這件事，心慌萬分，不便

議事，會議毫無結果。到了次日，會長莫禮算是法國最有膽子的人，也被民衆痛罵；莫禮告訴民衆：如果他們不奉王法，還要搗亂，他就要在大街上搭起絞人的架子，殺一儆百。民衆們答他說：希望趕快搭起架子來，他們就可以把刮地皮的官，明正典刑。

巴黎這時已經滿城風雨。那一天是星期六，王后到聖母教堂，有二百多個女人跟在後面，吵着要還她們一個公道。那班女人自然做不出什麼大事，不過要求王后可憐她們。於是王后的衛兵把那些女人趕散。王后絕不介意，毫無理睬。那天下午，又開會議，議定要彈壓亂民，保全王法，決定第二天——正月十二日——開議會。

那天日裏，法王路易十四——那年才十歲——剛好天花平復，藉口到聖母教堂謝天，派了禁兵、瑞士兵、火槍手、警衛王宮左右河邊，和新橋等處。王上從教堂出來，到了議會，不獨沒有收回增稅的上諭，反而那天頒發了五六條害民的新上諭。議長白朗原站在政府一派，現在看見不妥，就連合議員，竭力反對新稅。王上頒了上諭之後，就回宮去，沿路有許多民衆，在那裏看，知道王上才從議會回來，不知道王上是幫民衆，還是幫政府，苛待百姓，沒有一個喊萬歲。人人臉色冷淡，有幾個人還敢怒而不敢言的。王上走過之後，街上的兵，仍舊戒嚴，因爲恐怕民衆知道頒了新上諭，又要暴動。果然民衆知道王上所頒增稅的上諭，立刻聚了許多人，在那裏罵主教，喊着『推倒馬色林！』同時却恭維議長和議董，喊道：『巴路士萬歲！白朗萬歲！』民衆知道這兩議紳顧到民間疾苦，雖然沒把王上勸回頭，也很感激的。

當局恐怕暴動，就設法來彈壓，誰知民衆不散；於是就派禁兵和瑞士兵，到聖丹尼街，和聖馬丁街，因爲那兩街聚的民衆最多。接着巴黎市長進宮覲見，報告說：如果兵士們不撤退，兩小時內，巴黎民衆就要暴動。正

在商議間，禁兵營的副官孔明則進來了，制服破碎，滿面流血。王后見了，大吃一驚。衆人也十分着急，問是何事。副官說：禁兵一到街上，民衆就狂怒起來，警鐘大鳴，他想殺一儆百，就捉了一個爲首的，分付部下立刻送去正法。禁兵正拉那個人去，民衆就在街上攻打禁兵，刀斧亂舞，石如雨下，打得落花流水，爲首的逃了，跑到某街上，躲在別人家裏，關緊大門，禁兵打開了門，偏找不得，鬧到這裏，副官帶了禁兵，先回宮稟報。他們回宮的路上，許多暴民跟着他們，他有好幾個受了傷，也有斧傷的，也有石傷的，副官自己眉間受了石傷。

政府毫無辦法，主教只好布告安民，說明兵隊站街，不過臨時戒嚴，立刻就要撤退的。下午四時，果然實行撤退，王宮左右，派了小隊把守，瑞士兵，火槍手，都在院子和樓下。大家都很耽心事，不知道要鬧到怎樣。這個就是作者開卷說馬色林時候的情形。

主教一個人獨坐在書房裏，一心盤算着怎樣對付民衆的暴動。忽然間他擡起頭來看看鐘，正在六點鐘，他立刻吹了兩聲口哨，帷幃後面一道私門打開了，走出一個黑服的人來，悄悄地站在主教坐椅的背後，聽候分付。主教知道是跟班，也不回頭，說：『白諾，那一個火槍手在府值班？』白諾說：『黑營。』主教問：『是那一部？』白諾說：『屈維帶的。』主教說：『廳裏是那一位軍官？』白諾說：『達太安。』主教說：『聽說他能幹的很？』白諾說：『不錯。』主教說：『你去找一套火槍營的制服，讓我穿了。』跟班出去了不久，把制服拿來，主教卸去身上的長袍，換上火槍營的制服，打扮得很好看，他穿好了，說：『你請達太安進來。』跟班靜靜的從大門走了出去。

主教在房裏，獨自對鏡，很覺高興，這時候主教，不過四十六歲，身段壯健，比平常人是要高一點，漂亮的臉上，眼光奕奕有神，鼻子略大些，眉心很寬，卷曲的頭髮，帶着深黃色，額下的鬚很整齊，他低頭看看自己的一雙

手——那雙手，他平日非常寶愛，——他脫去皮手套，戴上一雙絲手套。這時候門開了，跟班回報：『達太安來了。』接着一個軍官進了房。這位軍官年在四十左右，身材修短合度，兩眼閃閃逼人，鬚髮本來是黑的，現在有點灰白了，或者黑頭髮的人，飲食過分考究或不考究，頭髮都會改色。達太安進了房，立刻就記得重遊舊地，好幾年前見過李却立主教。達太安才進來，忽然看見一個他部下的火槍手，仔細打量，才知道是化裝的主教，就恭敬地站在那裏。

主教小心地看達太安，好半晌才說：『你就是達太安？』達太安說：『是的。』馬色林眼光還打量着他，看他精神煥發，很是個能耐的人。達太安可以說飽經世故，只管隨他看，一點不覺蹣跚。後來主教說：『我要你跟我一起走，其實是我跟你一起走。』達太安說：『遵命！』主教說：『我要瞧王宮四周的軍隊怎樣佈防，你看我這趟危險嗎？』達太安很詫異的問：『危險？可有什麼危險？』主教說：『聽說民衆要暴動。』達太安說：『民衆對於御前火槍營，非常驚畏，如果他們要動手的話，我只要手邊有三四個火槍手，我們就可以把一百個暴民趕跑了。』主教說：『難道你不會知道孔明則受了傷嗎？』達太安說：『孔明則是在禁軍營，不是在火槍營的。』主教微笑地說：『你可是以為火槍營比禁軍營好嗎？』達太安說：『賣酒的總不說酒酸呀。』主教說：『我倒不是這樣，我脫了自己的衣服，換穿了你們的制服。』達太安說：『主教太謙了！』又說：『據我愚見，如果我穿了主教的袍子，我萬不肯去換穿別的衣服了。』主教說：『可是今晚穿了主教的袍子，實在不必，你以為怎樣？』諾，把我的帽子拿來。』跟班去帶上寬邊的軍帽，主教戴好了，回頭對達太安說：『你可備有馬匹嗎？』達太安說：『常有鞍轡配好的馬。』主教說：『很好，我們走吧。』達太安道：『主教想要多少人護衛？』主教說：『據你說有四個人就好，抵拒一百個暴徒，我們也許會碰見二百，你帶八個人吧。』達太安說：『遵命。』

王教說：『好了，我們走吧。且慢，我們還是從這裏出去罷。』白話，拿燈照我們。『跟班拿了燭，主教從抽屜裏拿出一把鑰匙，開了一道通祕室的門，兩個人相隨出了房，不到一會，就到了王宮的郊場上。』